

流星

武剑青 著

流星



武剑青 著

浙江出版社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）

流 星
武剑青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桂林市铁西小区）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23.125 印张 插页 3 302 千字
1993年10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2次印刷
印数 79801-819800 册

ISBN 7-5407-0154-4/I-121

书号: 10258·304 定价: 2.50 元



作者简介

武剑青，男，1931年10月出生，广西武宣县人。1946年参加学生运动，1949年6月参加粤桂边纵队，1958年春转业地方。历任《广西文学》编辑、组长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等职。现任广西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，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副主席。系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。

武剑青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，也写散文和短篇小说(计百余篇)。几年来陆续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，即《云飞嶂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、《失去权力的将军》(花城出版社)、《流星》(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漓江出版社再版)、《合欢花》(春风文艺出版社)、《九曲杜鹃魂》(漓江出版社)。

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采用中国式的、民族化的传统手法，并适当吸收西方一些手法溶为已用，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因而他的作品雅俗共赏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，也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。《云飞嶂》出版不到一年，就印刷三次，发行三十余万册。他的小传已收入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。

主要人物

尤耿——我军连长，后榕城县某区公安特派员，林场副场长。

尹雅屏——教师，雷颖女友。

雷颖——尤耿未婚妻，市法院干部。

贾源——省教育厅科长，后榕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高山——榕城专署公安处长。

何松——省教育厅副厅长，后榕城地委副书记。

灯草佬——尤耿义父。

丁策——榕城公安处人事科长。

申茂——志愿军战士。

目 录

引 子	千里寻友	(1)
第 一 章	不速之客	(16)
第 二 章	无根之藤	(31)
第 三 章	救命恩人	(47)
第 四 章	老虎出笼	(64)
第 五 章	夜半呼声	(80)
第 六 章	成人之美	(102)
第 七 章	如水柔情	(118)
第 八 章	鬻狗商人	(142)
第 九 章	泾渭分明	(164)
第 十 章	高风亮节	(178)
第 十 一 章	雕虫小技	(199)
第 十 二 章	如簧之舌	(221)
第 十 三 章	恩人?情人?	(242)
第 十 四 章	飞行擒贼	(257)
第 十 五 章	洪水猛兽	(276)
第 十 六 章	扁舟漩涡	(294)
第 十 七 章	背信弃义	(310)
第 十 八 章	情海血痕	(330)
第 十 九 章	谁该审判	(348)
第 二 十 章	特别法庭	(365)
尾 声	高山流水	(390)

引 子

千 里 寻 友

一九七八年的冬天。

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八年的榕城县。

吉普车箭也似地开上了一座山坳。我叫司机停下，走出车厢，向坳上的一棵大樟树走去。

（一带江山如画，风物依然潇洒。）

这山坳、凉亭、樟树、黑石，仍是别来无恙，笑吟吟地迎接着我。

可是我的老战友尤耿呢？他在哪里？二十八年来，我走遍天涯，寻问消息，断鸿难倩！而如今，叹年华一瞬，二十八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只见江山依旧，人踪杳然！我抚着这棵枝叶婆娑，浓荫蔽日的老樟树，不禁心潮激荡，思念之情油然而生，真是：

昔日樟树郁葱葱，
滚滚硝烟显英雄，
明霾散尽君安在？
朗朗乾坤树更浓！

是的，粉碎了万恶的“四人帮”后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

又刚刚结束，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、政治、组织路线，满天的阴霾都散尽了，朗朗乾坤，社会主义的擎天大树，根更深，枝更粗，叶更茂！亿万人民在“四化”的大道上奔跑。这滚滚的洪流中，有没有尤耿呢？二十八年来他是怎样度过的？

“首长，走吧。”警卫员轻轻提醒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，索性在老樟树下的一块黑石上坐下了。解放前硝烟滚滚的画面，又在我眼前浮动起来：

那是解放前夕的某一天，我和尤耿都在游击队某团主力连工作，他是连长，我是指导员。我们奉命在这座坳上埋伏，相机堵歼国民党溃退的残敌。我负责右翼，尤耿主攻，文化教员贾源自告奋勇协助一排长埋伏在左翼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。

眼看敌人的尖兵已进入了我们的口袋，再过一袋烟，溃逃的残敌就会全部被我包围了。正在这时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左翼突然枪响了！敌人尖兵回头就跑。狡猾的敌人立即警觉了，从两翼迂回过来，反而包了我们的饺子！

尤耿一看不对头，敌众我寡，打阵地战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作战方针，便马上下令撤退！我们顺利地撤了下来。可是左翼一排被敌人粘住了，冲不出来。

尤耿叫我率队伍先退，他带了挺机枪上去增援。凭着地形熟悉，他摸到了一排的阵地。一排长铁青着脸，怒气冲冲地嚷道：

“他娘的，就是把脑袋掉在这里，我也要跟这些狗×的拚个高低！”

尤耿冷静地说：“快撤，我来掩护！”

贾源脸色刷白，对一排长说：“对，快撤！”

一排长气得将他一把揪住，双眼喷出了两团烈火，吼道：

“胆小鬼，要不是你先开枪，暴露了目标，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要滚，你就滚！”

贾源嗫嚅地说：“这，这怎能怪我？敌人扑上来了，能当俘虏吗？”

“胡说，几个尖兵算个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这是打埋伏！”一排长更是火上加油！

尤耿板着脸喝道：“都给我住口！是非功过，战评会上再说。马上撤！”

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一排的道路。尤耿见几次突围都被阻，他火了，亲自夺过机枪，格格格地猛扫起来。一面叫战士用集束手榴弹炸开一条路，乘着硝烟弥漫的瞬间，他们终于冲了出来。

我们会合后，我发现尤耿的左裤脚湿了一片，一股血腥味直冲我的鼻尖。我忙上前一摸，粘乎乎的，原来他负伤了。

贾源突然一把抱住尤耿，哭出声来说：

“尤大哥，为了救我们，你伤成这个样，我真浑呀，不该提前开枪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永世不忘！”

尤耿一面包扎伤口，一面蹙着眉头说：

“什么话？革命队伍不是封建码头，少来这套称兄道弟的。我救的是革命战士，这是份内之事，用不着感谢！”……

不久，榕城解放了。

我们游击队和主力部队合编，尤耿调到军分区侦通连当连长，我和他仍是老搭档，当他的指导员，贾源也是老本行，在我们连当文化教员。

正是土匪暴乱最猖獗的时候，我被调去抗美援朝了。带了一批本地参军的新兵，一起到了朝鲜。我们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，共同为保卫祖国而战斗！

在一次战斗中，我负了重伤。是榕城参军的一位新战士申茂，用他的身体掩护了我，才不致于牺牲的。我住了几年医院，出院后曾写信回榕城打听过尤耿的消息，但音讯杳然，他象流星似的一闪而过了，没有留下半点踪迹。二十八年来，我都在北方工作。如今是师的副政委了。尤耿呢？如果他还活着，想必也是师一级的指挥员了吧？

我此次因公路过榕城，下决心非把他打听到不可！

听说救我的那位战士申茂，也受了重伤。伤愈后，他转到榕城附近的一所荣校去疗养了。我想，只要能把他找到，总会打听得出尤耿一点消息来的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兴奋起来，有门！

我把烟蒂一掷，站了起来，对警卫员说道：

“走，我们到榕城去吃晚饭。”

警卫员招呼了一声在坳上采撷野花的司机。吉普车又象头欢快的小鹿，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活蹦乱跳般飞驰起来。

久别的榕城已经遥遥在望。

老远老远，就看见城东山丘上那座烈士纪念碑，大理石的碑身矗立云天，碑的顶端有颗硕大的汉白玉五角星。整座碑纯白洁净，肃穆庄严，它象一只仙鹤在翘首伫立，要背负着烈士的忠魂，飞向蓝天；又象一把出鞘的宝剑，寒光闪闪，从天空猛刺而下，留在人间，护卫着这饱经兵燹的古城。这宝剑，是烈士的鲜血凝成，是人民力量的象征！

我知道，这座碑是为解放榕城而牺牲的烈士修建的。它记下了我地下党的战斗历程，记下了半个世纪来，为榕城人民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勇士们的功勋；也记了解放初期，为扑灭匪乱而献身的英雄们不朽的业绩！

远远望着纪念碑，我的心潮翻滚，肃然起敬，许许多多战友

的形象，涌上心间！

近了，榕城就在眼前！那高大的城墙不见了，一条宽敞的环城马路，象给榕城加了一条腰带；马路两旁是直插云天的银桦树，将榕城拥在怀里。一栋栋新盖的高楼，代替了过去矮小的泥房、木板房；平坦宽阔的柏油路，填平了过去凹凸不平的黄泥胡同。一座高入云端的望火楼，傲然地屹立在城中心！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、生气盎然！

司机问我：“首长，开到哪里？”

我指着城西方向说：

“记得军分区就在街尾，那是国民党一个中将司令的庄园。我们就到那里过夜吧！”

吉普车缓缓地往城西开去。我知道，这是司机同志的好心，他让我尽情地观赏旧地新貌，追寻当年的足迹。

庄园不见了，一栋六层大楼代替了过去的平项大厅；纵横交错的柏油大道，夺去了以前葡萄架下的碎石小路。

这就是军分区吗？我有点茫然了！

警卫员上前办交涉，一位值班参谋走了出来，向我敬了个礼，请我到会客室坐下。

我向他打听，高参谋长还在吗？他想了半天，才突然回忆起来说：

“你是问高山同志吧？不错，我听老一辈的同志说过。刚解放，他在这里当过参谋长，后来转业到专署公安处处长。不久调到省里，以后我就知道了。”

高山原是我们游击队的副司令员，是我的老首长了。我这次是走捷径直插榕城的，没有经过省城，所以错过了和高老会面的机会，不禁有点怅然。

“那么，尤耿同志呢？解放初期的侦通连长，他现在在哪

里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尤耿？不知道，从没听说过此人！”

是的，这位年轻的参谋，当年也许还没有出世，他怎会知道尤耿呢？

我在军分区的小招待所住下了。

这是一所很别致的小院子。两排墨绿色的榕树，把人行道都遮盖住了，远看象是一把把雨伞，又象是一朵朵大蘑菇。走在人行道上，就象钻进了一条狭长的树洞，一股凉意袭上心头，气温仿佛都降低了两度。榕城的得名，就因为满城遍地皆是榕树之故！

过了这条狭长的树洞，眼前展现出一溜红墙绿瓦的平房，平房前面是座金鱼池，玲珑多姿的假山矗立池中，红色的小金鱼从假山的缝隙中穿来游去，煞是喜人！

平房的后面是一片果木林，有小叶桉、台湾相思，有柚子、木菠萝，还有芒果、枇杷、龙眼、荔枝。据所长说，一年能收上千斤果实。既可美化环境，调节空气，又能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，真是两全其美！

由于心里有事，我睡不着，在果木林里徘徊、思索。

我抬头从树木的缝隙中仰望夜空。突然发现这天空比平常高得多，仿佛要往另一个宇宙飞去，不让人们再看见它似的。天空蓝得发黑，几点疏星，冷冷地挂在上面。过了好一会，一片柔和轻匀的浮云飘过来了，被浮云簇拥的那半边月姗姗而出；霎时，银色的清辉把周围照得由深而浅，若隐若现；满天的繁星也接着出现了，象在果木林中挂上了万盏小灯笼！

儿时我曾听老人说过，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。状元是文曲星，将军是武曲星，皇帝是紫薇星。那么普通平民呢？老人说不出星名，只好指着银河两岸的繁星说：“都在那里了，

自己找吧！”

有时，星空里会突然飞速地闪过一颗流星，它转瞬即逝，但非常明亮，象在黑夜里行走，突然横空劈下一道闪电，耀眼夺目，周围一切景物登时清晰可见；而闪电过后，眼前仍残存着一片刺眼的亮光。往往在这时，老人们就喃喃道：“天星过位，你穷我贵。”似乎这颗流星，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希望或喜悦似的！

我仰望着星空，只见繁星点点，银河如带。心里暗暗地想道：哪颗星是尤耿的呢？也许，他是颗失踪的星星？或者是颗流星，在人间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永远消逝了？我的心不禁沉甸甸起来！

“嚓嚓嚓”的声音时断时续，谁在那里干什么？我循声走去，只见一位老园工在星光下，修剪着他的盆景。

“老同志，还没歇呀！”我上前打了声招呼。

老园工摘下老花镜，微眯着眼瞅了瞅我，微露惊讶地说：

“你是路过这里？好象在哪见过？”

我仔细地打量了他，也觉得有点面熟，便问道：“一解放，你就在这里工作了吗？”

老园工淡然地答：“何止解放？解放前我就在这座庄园侍候国民党的中将司令了，给他当了十多年花匠。”

“哪，你认识高山同志吗？”我认出来了，他就是老花匠肖伯。

“那个游击队副司令？认识。这个中将司令部，就是他的部下攻进来的。记得是两个年青人带的队伍，打得可吓人啊！”

我兴奋起来了，说：“肖伯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

“你？”他又左看右看了一会，沉吟道：“是有点面熟。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！”

“肖伯，我就是那两个年青人中的一个呀！我们侦通连不就驻在你隔壁吗？”

肖伯猛地一拍大腿，惊喜地叫道：“你是田指导员？我的天呀，你这是打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我欣喜地一把抓住他，急问道，“老尤呢？他在哪里？我就是回来找他的。”

肖伯象有意避开我的话头，话不对题地说：“刚解放不久，你就抗美援朝去了，一去二十八年！申茂从荣校回来，说你牺牲在战场上了，害得小尤背着人哭了好几场。他说和你情同手足，一起钻山沟打游击，共盖一张破床单，同喝一碗苞米粥，风风雨雨几年整，没想到一眨眼就没了……”

我的双眼也湿润了，说起我和尤耿的战斗友谊，那是三天六夜也讲不完的。但我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他的近况！我打断了肖伯的话头，忙问道：

“肖伯，老尤现在在哪里？”

肖伯叹了口气：“他杀了人，被处分后转到林场工作，以后就不知去向了！”

“什么？杀了人？他杀了谁？为什么？”我的呼吸快要窒息了，象一声霹雳在我头顶炸开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尤耿会干出这种事！尤耿性格粗犷，敢作敢为，这我是知道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进城侦察敌情，他见街中心的警察背了支德国造的二八驳壳枪，竟不顾光天化日之下，上去就抢，差点我俩都报销了。幸亏他机警，迅即对空鸣枪，街上大乱起来，我们才趁机跑掉！可解放后他居然动手杀人，这可能吗？

肖伯纳闷地说：“我也搞不清，听说杀的那人也是和你们一起钻过山沟的。”

问不出个所以然，我怅然地回到屋里，辗转反侧，夜不成

寐。

翌晨，我胡乱抹了把脸，喝了碗稀饭，吃了两块点心，便提着一包礼物，到申茂家去了。我想，找到了申茂，总会打听得出一点什么来的。再说，申茂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按照我国的传统道德观来说，这是救命恩人了，也应该去酬谢一番的。

申茂的家住在郊区的一座村子里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，开门迎接我的是位须眉皆白了的老头，他就是申茂的父亲。

我上前搀扶他坐下，热情地说：

“申老伯，我是申茂同志的老战友，一起在朝鲜打过仗，还是他救了我一命呢！”

申老伯那没牙齿的嘴巴动了动，说话漏风了：“啊，你就是那位首长？听说过，难为你这么远来看我。”

我把礼物捧给了他，他推辞再三才肯收下，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唉，阿茂命不好，没能等到你回来。”

我的心紧缩了一下：“他不是荣院吗？”

申老伯用手抹了抹眼泪：“我把他接回家了。没想到一场重病，摔下床来就断了气，撇下我这老不死的话受罪！”

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。安慰了申老伯后，我问道：

“你的外甥女呢？还有她那个朋友雷颖呢？”

申老伯说：“你是问雅屏呀！好，她很好。她一直住在我家，照看阿茂。阿茂过世后，要是没有她的照应，我还难活到今天呢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说她是漏网右派，拿她来斗，受罪啊！后来撵到红旗公社中学教书去了。雷颖嘛，听说在什么困境上工作，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
我坐了一会，便告辞出来了。

我驱车到了专署公安处，事隔二十多年，老人几乎没有了，新调来的，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！

没办法，我又驱车到了六曲湾林场。老工人说，你要问我们老场长尤耿呀，那可真是个创家立业的好人！喏，现在我们种竹子，都是用他发明的竹节和种种种植法。唉，好人遭罪啊！后来，他被打成了右派，人也被弄走了，一去没消息。哦，对啦，他有个女朋友叫尹雅屏，本来他俩可以结婚的，他被弄走后，线就断了。尹老师帮他抚养的孩子，如今都当上工人了。你去向她打听吧，她什么都知道。

这就怪了，我记得尤耿是和雷颖好的呀！我赴朝作战时，尹雅屏还在车站上对我说，雷颖发誓要和尤耿好，她可以等尤耿十年、二十年。要我劝劝尤耿。现在她俩的位置怎么掉换了？变成尹雅屏和尤耿好了？还帮他抚养孩子。那么，这个孩子是雷颖和尤耿生的？还是尤耿和尹雅屏生的？这真叫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了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！

为了尽快找到答案，我又急忙地驱车到了红旗公社中学。

出来接待我的是位个头适中、并不嫌胖的女同志，双鬓微露银丝，五官端正，眼角的鱼尾纹并不显著，看来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。我纳闷了，尹雅屏照说已是四十大几了，这到底是不是她？这位女同志给人的整个印象是端庄、娴静，象幽谷里的白山茶，而不是满山怒放的杜鹃花！是有点面熟，但我不敢贸然相认。

她很有礼貌地向我微微点点头，说：

“我叫尹雅屏，您找我有事？请坐。”

啊，没错，就是她；虽然有点苍老了，但面部轮廓没有变。

我坐下，正在考虑如何措词？她又说：

“听说您想打听个人？是谁呀？”

我审慎地开了口：“尹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老战友，已经二十八年不通消息了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尤耿。”

她的脸色突然变了，手有点微微颤抖，身子晃了一下：

“什么，尤耿？你是……哦，等等，我看你有点面熟，象一个人？”

“你看我象谁？”我兴奋起来了！

她端详了好一会，又摇了摇头：“不会，人死了怎能又还阳呢？误会，误会！”

我一听乐了，昨晚肖伯不是也说我牺牲了吗？我笑着打趣道：

“尹老师，还阳的事只有包公能办得到，因为他有三件宝。可我也是死去活来的！是申茂同志救了我！”

尹雅屏哎哟地惊叫了一声，对我又打量了老半天，眼里噙着泪水，喃喃地说：

“你就是田指导员？志愿军的田教导员？对，没错，人老了，但模样没变。我过去陪雷颖到你们连部看老尤，常常见到你的。上帝保佑，你真的没有死？老尤为你痛哭了好几场呢！”

我惊喜交加地说：“对，我就是老田，当年军分区侦通连的指导员。我的老搭档，侦通连连长尤耿呢？他现在在哪？”

尹雅屏忧郁地说：“我也在找他。他象颗流星似的一闪而过，连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！”

我叹息道：“他真是一颗失踪的星星！难道就找不着了吗？”

尹雅屏无限感慨地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一晃二十八年，我